

南湖烟雨憶當年

劫後殘碑惹人眼淚

姊姊原住的醬園埭故居，已燬於戰火。勝利復員後，即遷寓姚家埭極東的另一端，門牌一號，正和我家從前的老屋，分佔了東和西的兩頭。姚家埭這條街相當長，過去是住宅區。現在則除開三姊所住的一家以外，全爲天主堂所佔。我家舊宅連同後面大花園，都被這可惡的天主堂半佔半買的據爲己有。使我這無家游子連憑弔的機會都沒有了。

三姊所住的是沈子培的房子。培老早已逝世。沒有兒女。嗣一子名沈慈和。現由嗣子管業。三姊夫家雖也姓沈，但與沈子培並非一族。所以這房子還是租住的。共有好幾間，和嫂嫂依然住在一起。嫂嫂生活，等於由三姊維持。這是三姊的厚道處。我三姊是一位舊禮教的犧牲者，但却也是宗法社會的完人。不像我那樣叛逆。

這個叛逆的我，來嘉興的第一件事是去展謁父母的墳墓。頻年戰亂，先塋依舊完好，應該感謝上蒼。大姊墓也無恙。姊夫已經逝世。外甥在杭州做事。外甥女出嫁平湖。

忙了幾天，依然回到姊家。

「姊妹不見，已有兩年。三姊自己還在當小學校長。長子在上海做事。次子已去軍中工作。三姊的景況好轉了，抗戰也使我姊姊跟隨時代前進了不少。姊妹姑娘敝舊，感到十分愉快。可是我總耿耿不忘太倉的事。便問姊姊：「陳夢彪後來究竟怎樣了？」

「現在告訴你也沒有關係了。」三姊嘆了口氣。「說起這事，我也有罪過。」

「三姊你講呀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我見她吞吞吐吐不肯爽快說，所以催她。

「你還是這急性子！是這樣的。那年不是哥哥把你許配姓張的了嗎？我在太倉，知道陳夢彪還在鬧着不肯圓房，要把那女的退回去。我想想這不大好，便叫陳田英去對她叔叔說：「我妹妹已快要和張姓結婚，勸他死了心乖乖地聽父母的話吧。」豈知這人真是死心眼兒，當天就失了踪。他父親知道必是又到廟裏去了。派人去找。沒有影子，直找到杭州、嘉興所有廟宇都找遍了，那有他這個人？聽說他曾去過嘉興的范蠡湖，派人去找，也杳無踪影。過了半年，還是沒有消息。陳老頭就和他老妻大吵大鬧，要她賠還兒子來。結果是娶了小，生了個男孩子。陳老太一氣之下，剪掉頭髮出家當尼姑去了。從此以後，就不會再聽人說過陳夢彪三個字。究竟是遁入深山做和尚去了呢？還是已經自殺？那內姪女因為沒有圓房，退回娘家，另配了人。算起來已是二十多年前的舊事了。你倒還沒有忘記？」

「我是永不會忘記的。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……」說到此我已泣不成聲。

「小弟！你也太痴了。不是我說你，兒子已經大學畢業，可以享福了，還想過去的事幹什麼？」

我猛然驚覺，這裏是三姊的家，她很講忌諱。我是不該在她家哭的。於是馬上收淚。但却再也提不起興致來說什麼了。我想在姊姊家固然不該哭泣，但沉默總是可以的吧？

次日早起，我說要去買點東西。却一逕走到東門外，僱了船到烟雨樓去。

如此天寒風緊的冬日早晨，那有人會到避暑勝地的南湖去喝西北風？但船家爲了加倍的船錢，也就欣然接下了這趟生意。

扁舟在平靜的水面上輕輕地搖着。舉目四望，但見岸柳蕭疏，烟波寥寂。不久，烟雨樓到了。我囑咐船家稍待，便僱舟登岸，直趨保梅亭，憑弔陳夢彪的遺踪，一洒相思之淚。可是尋來尋去，怎樣也找不到這座亭子了。心想烟雨樓是湖中小島，況且亭子這樣大，石碑又高又重，怎會不翼而飛的？即使拆毀了，也總有殘迹可尋，何以竟連影踪也沒有了呢？

偌大一座烟雨樓，我已走了無數圈，甚至連水邊樹下也都找遍，不覺走的腿痠腳軟。順路進入一間房子，打算坐下來休息休息。一看是全島唯一的日式建築，鋪了榻榻米的。正面一張炕牀。呀！炕牀背後有條石碑橫臥着。近前一看，正是彭雪琴的那塊梅花手蹟。何物日寇，竟把這樣高貴的古物拿來當作炕屏！不但糟塌了藝術作品，更是褻瀆古人。能不令人痛憤！

實質上的保梅亭雖已被毀，可是刻在我心上的保梅亭，却是永永不會磨滅的。我呆呆地望着那劫後殘碑，想到了二十年前的遺恨；我那年逃婚北上的時候，很可能就是陳夢彪離開塵世的同時。自恨愚蠢，又

因誤信三姊的謊言，便不肯再和他通信。本是拚却生離，不意竟成死別。當我抱着一顆破碎的心北上，自以為我不負人，寧人負我。惘惘然過着無生命的歲月。直到七年後，發現了陳夢彪的影子——陸松濤以後，我的感情才又甦生。豈知人事參商，松濤夭逝，陳夢彪的幻影又歸熄滅。如今連保梅亭也遭魔劫，空對此被損壞被侮辱的荒碑，心中的哀痛，已不是眼淚所能表達的了。

正在冥想出神的時候，忽然耳朵邊有個男人說話，不覺嚇了一跳。回頭見是個茶房模樣的侍者。他告訴我：「日本鬼子佔據嘉興的那幾年，曾把烟雨樓當作貴賓招待所。就是這間房子，土肥原常常來住的。」

我方才明白，土肥原不是爲了附庸風雅而搬竊石碑，也許是想托庇於彭氏之靈，以自贖其罪愆吧？然而惡人終有惡報。不知他臨刑時的心情，是否還想到當年冒瀆我先賢的罪過？我沒有權力，更無財力去回復保梅亭的本來面目，惟有默祝命運之神，護佑這劫後藝品能夠繼續留在天地之間，俾使千百年後的考古家們，由於發掘到彭剛直生前的傷心遺蹟，或者發爲詠嘆，被之聲歌，庶不負此千樹梅魂，一天雪影的淒艷往事！其實，哀悼也好，考證也好，這一切的一切，都與逝者無關了。一代英雄尚且如此，而況於我？我如此一想，不覺萬慮皆空……

「要不要泡茶？」那茶房原來竟不會離去。

我猜他問我泡茶是假，試試我是不是瘋子，倒是他的本意吧？我乃轉身回答：

「我也就要回去了。這錢給你喝茶。」

侍者接錢道了謝。我也就找着了船家，回到東門來。

姊姊問：「小弟！你買東西怎麼去了這樣久？」

「你猜我到了那裏？」

「北門大街吧？除了北門，那裏還有東西賣？」

「不是，我去了烟雨樓呢，怕你不放心，才說買東西的。」

三姊道：「你是怪了我吧？」

「我怎麼會怪姊姊呢？本來嗎？一嫁一娶，應該沒有問題了。總是陳夢彪太痴，我又太傻。如今一切已成過去，也不必再提了。」我想三姊的一生已經夠不幸了，我又怎忍再拿些舊事來刺激她呢。昨天的煩惱，終被自己的理智把他平息下來。

「你有兩封信。」三姊說着，遞給我真兒和小濤的來信。

先看真兒的。他說：「張經理歡迎媽媽去參觀糖廠，屏東招待所也可以住。媽媽決定幾時來，請先把船期告訴我，我到基隆碼頭來接……」

小濤則寄來了一段剪報，報上記的是展覽會的事；「名書畫家陸松濤先生逝世多年。其哲嗣陸小濤博士，最近學成回國，執教聖約翰大學。乃於本月六日起，將其尊人遺作書法五十幅、繪畫七十餘軸公開展覽。轟動全滬。……因係非賣品，觀者尤認爲難得云。」

小濤說：「各位伯伯伯母，都很關心母親的健康，要我問候，並勸母親多多保重。母親幾時回上海來呢？……」

我馬上寫信給小濤，先稱讚他主辦展覽會成功的事。並託他探問去臺灣的船期，爲我買張票，再來信告知，當即赴滬。

小濤回信說：「下禮拜三有中興輪去臺灣，票已買好。母親早一天出來，我們可以多談談。」

毛遂自薦令人齒冷

我到了上海以後，心想和小濤一見面，他必然會拖住我不放。不如先去看幾個朋友以後，纔通知他。於是在新孟淵旅社，開了一間單人房。洗過臉，便拿了點土儀，一逕到迪司威路胡家。胡敏夫人是我舊日的學生，一向感情很好。上次到上海，來不及去看她們。所以這次一定要和她叙叙了。

正好另一學生羅小姐也在胡家。相見十分歡喜。胡先生提議去容園遊玩。他說：「這是榮氏私人的產業，最近才開放供人遊覽。也許老師還沒有去過？」

於是胡夫人又去邀了鄰居美籍愛培小姐。一行人進入容園以後。我發現園雖不大而佈置精巧，確是值得一看。尤其可喜的是他的設計；例如在粉牆上攀着爬藤玫瑰，恰好構成一幅美麗的畫面，色彩鮮明，而且十分別致，爲他處所未嘗見到。我們在園中轉了一圈。回到一座亭子裏。就有跟去的娘姨擺上帶來的餚



遊容園留影(民國三十一年一月)
于海上(右起)作者：胡夫人及其
男子女公子。愛倍小。姐。羅華小。姐。

饌。大家飽餐一頓。胡先生替我們攝了一幀合影，以留紀念。

(兩年前的某一天，我在臺北重慶南路買書。忽遇胡夫人，便同往她的寓中敘舊。驚悉胡先生已遭共匪毒手。她在家破人亡以後，僅僅帶出一兒一女，逃到臺灣，以自力維持生活。不禁感嘆久之。承她贈我當年在容園的合影一幀。特為製版保存，為當日的萍踪，增加註解。人生聚散無常，能不為之歎歎不置。)

回到旅館，便打電話給小濤。他說：

「馬上來看母親。」

他一到就把個紙包交給我。我打開一看，赫然是兩本紅絲絨燙金字的精美紀念冊。上面一本題的是：「母親賜存。兒小濤敬獻。」另一本下款相同。上款則把母字改成了父字。

首頁貼着小濤的兩張博士裝半身照片。劍大的服裝似乎更為莊嚴高貴。哥大的很美麗，也不錯。下面是他在哥大，劍大的歷年成績單照片，張張都是A字。

小濤說：「我一直想不出送什麼禮物給阿姨才合適。我知道

自從父親去世，您已屏除一切首飾，也不穿華麗衣服。想來想去，才想到祇有這點成績，也許您還歡喜。所以就定製了兩本冊子。那一本獻給父親的，就請阿姨設法處理吧，因我住在學校是不便焚化東西的。」

「小濤，你想得太周到了。這是你多年的心血結晶，不是金錢所能買得到的。我不知該怎樣謝你才好。等我住定以後，當為你父親佈置一間靜室，在他遺像面前供上鮮花和你的這本紀念冊。焚燬，我認爲太可惜了，如非萬不得已，我是決不忍把它毀掉的。不知你的意見如何？」

「請阿姨全權處理好了。」

這時，我和小濤的表情都很嚴肅。小濤望着我的眼睛：「阿姨，幾天不見，您似乎又瘦了！」

我不忍他爲我擔憂，便展顏笑道：

「沒有瘦，大約是睡不好的緣故吧？」接下去，我便問問他展覽會的情形。我說：

「這些卷軸，也難爲你帶來帶去。以後，你說放在那裏好？我們都沒有固定的家。」

「我已同魏伯伯商量過。他的意思最好分開收藏，以防萬一。選幾幅最好的寄存銀行保管庫。其餘則將來帶回昆明。他說那三幅，應該由阿姨保存。」

「等我有家再說吧，現在要去旅行，怕弄壞，暫時還請你放在宿舍裏比較妥當。」

「阿姨！您好像很憂鬱，讓我講個笑話輕鬆輕鬆吧。」他笑道：「開展覽會的時候，人們知我還沒有結婚，就有野心家想來獵取我了，閉幕那天，居然來了個女的。身上穿的花花綠綠，臉上抹的紅紅白白。」

而且滿口英語。她自我介紹說是什麼中西女塾的高材生，如今在某洋行當秘書。等她嘩啦啦說了半天以後，我才用中國話回答：『對不起，我是中國人，而且已經有了女朋友了。』」

「那不叫人下不了台嗎？」

「誰叫她自己送上門來的？」

「那是毛遂自薦，不能叫做送上門來啊。」我笑着矯正他的詞彙。

「還不是差不多？」小濤說：「我是情願費點力氣去摘樹上的不太熟的蘋果，却不願撿跌落地上的熟蘋果的。」

「那些天陳伯母來了沒有？」我改變了話頭問。

「來了，還帶來了小毛。小毛出的洋相更可怕！我也不想去提她了。」

我知道必然是當衆和小濤表示了什麼吧？恰如一向待我很厚，我於小毛事，雖然愛莫能助，但也不願議論她的女兒，以免有傷忠厚。

這時，小濤從身邊摸出一支很名貴的派克筆來，要我帶去送給阿真弟弟。他說：

「他也很大了吧？路上遇見祇怕不認得了。不知他還記得他的嘟嘟嗎？請阿姨爲我問好。」接着就把船票交給我說：「明天中午十一點，請阿姨在旅館等我。」

我也忙忙把從嘉興帶來的一些吃的，取出送給小濤：「我知道你一向喜吃甜食。不過吃了就要漱口，

免得損壞牙齒。」

「阿姨該留給阿真弟弟吃。」

「他也有。」

小濤走後，我感覺到這個青年人確很優秀。他初回國的時候，因為隔別太久，我對他不免有點陌生。後來見面的次數多了，我和他之間，便一天比一天親熱起來。不過他愈好，我也愈不想和他長住一起，將來日子久了，難免把彼此的好印象弄壞。於是又連想到陸松濤，照小濤所說，我幾乎成了他父親心上的女神，他對我是由敬生愛的。那麼沒有成爲夫婦，也許正是不幸中之幸。例如彭雪琴之於梅仙，惟其梅仙夭逝，才使千幅梅花，永垂不朽。否則一匹夫匹婦之生活過程而已，有什麼值得後人低徊詠嘆的？失於彼則得於此。正如愛因斯坦所說：一切都是相對的。那麼，我之戚戚於往事，也未免所見之不廣了。想到此，心頭的愁悶倒覺減輕不少。

台灣同胞真可愛

中興輪，規定送客是不能上船的。腳伏爲我放好行李後，我就走出船舷，謝別了小濤。回到艙中一看，我呆住了。爲了省錢，我託小濤買的是二等票，由於中興輪沒有房艙，祇有頭二三等之別，心想二等艙總也相當不差的吧，豈知竟大謬不然，原來這條中興輪本是游艇改建的。頭等在上層很豪華。二等却是統

艙，一大間分上下舖，擠的沙丁魚似的。氣味之惡劣，尤甚於長江輪上的統艙。但是既來之祇好安之。幸而時間不長，反正我一向以甲板爲安身之所。船開後我就可以到外面去了。

不過這條中興輪的馬力倒還不弱。開行不久，即已進入公海。一群白鷗正跟着我們這條船一同行進。在這四顧寂寥而荒涼的大海中，有這一群活潑的飛禽相伴，總是可感謝的。牠們一忽兒在前引導，一忽兒又在後護送，有時則上下翱翔，竟在我的頭上盤旋飛叫起來。正好，我立在船後的一條梯子上，望見艙棚上晒了很多小魚乾。海鷗的目的是牠們。我當然知道，但也不妨自作多情一番，就算牠們是在和我作伴吧？人生本來是一個夢，我又何妨自行編織一些美夢，以求自我陶醉在裏邊呢？古人云：「人生如夢」。好歹不要戳破這層膜，就可以活的舒舒服服了。

於是白日夢加上夜間的亂夢，海程終於快要完結了。遠望見一座高山矗立海面時。人們說：臺灣到了。又說：這山叫鷄籠山。港叫鷄籠港。後因鷄籠兩字不雅，才改爲基隆的。

船靠岸時，我望見真兒正立在欄杆邊找我。我乃拿白手絹一面搖一面喊：

「我在這裏！我在這裏！」

真兒也已看見我了，便大叫起媽媽來。於是依次登岸。真兒先接過我手中的行李，說：

「我們去趕火車吧。」

第一次看見這般窄軌小輪子的臺灣鐵路和火車，覺得非常有趣。由於母子重逢，心情十分愉快。兩年

多不見，真兒又長高不少。他已是個社會的成員了。我看著他。從心底裏高興起來。他是我生命的延續者啊！我能不感到欣慰嗎？

一忽兒，臺北到了。真兒意思，今天已趕不到屏東，況且母親也太累了。還是在臺北住一晚，順便去各處看看，明天早車走吧。

我初來此地，一切都很有陌生，心想先去觀光一下市容也好。於是洗過臉，略略休息一會，就跟真兒出街散步。

經過一處建築物，但見牆上彈痕累累，尙未修復。真兒說：

「這裏是憲兵司令部。那時的負責人彭孟緝將軍。他以絕少數的兵力，對抗十倍的攻擊者。鏖戰一晝夜，終於把敵人打退。直等中央的兩師人開到時，彭將軍的據點，還是堅強地屹立著呢。也因此使暴徒喪膽，知道稱兵作亂，並不如他們想像中的簡單。對於中央的武力，不得不重行估價了。有人說彭孟緝是『二二八』事變中，扭轉逆勢的第一人。確可當之無愧的。」

真兒又告訴我：

「二二八」事變發生以前，一點先兆都沒有，上海來的遊客，正在旅館中作他們的好夢時，一群暴徒就湧進去，不問青紅皂白，祇要不是自己人，一律拖出打死。對於穿軍服的人尤其懷恨，絕無倖免。有一個並無勤務的軍官，正貿貿然在街上走著。一位好心的老百姓，立刻脫下自己的上衣，叫那軍官穿在外面

，才算救了他一命。倉促間，彼此未及動問姓名。事平以後，那軍人再去找他報德，却已找不到了。

「還有一位閩南籍的老太太，手抱嬰孩，坐在車站等車。旁邊坐的是一個年輕的外來人。老太太一見暴徒進來，預備搜打外來人時，她急中生智，立即把手中的幼兒交給那外來少年抱著。不言而喻，他是老太太的一家人。暴徒們才沒有來難爲他。老太太見此情形，車也不等。趕忙把年輕人帶去她家躲避。事後年輕人謝她，她什麼也不肯受。於是爲她雕塑了一個石膏胸像，她方欣然接受了。像這類感人的事很多，以上所說，不過舉例罷了。由此可以見到臺灣同胞，十之九九都是善良的。祇有少數壞人，受了共匪以及陰謀分子的操縱，才發生那種暴戾的舉動的吧？張經理總算幸運。他從臺北上車時，暴動還沒有發生。車子開到一半，剛要停在一處小站上時。忽見一群暴徒，拿著刀子進入車箱，大喊：『自己人通統下車去！』張經理見勢不對，正待行動，那個持刀人過來，一把抓住張經理的領帶。張經理用閩南語問：『幹什麼？』暴徒以爲他是自己人，才放過了他。車到臺中張經理就下車，避到了朋友家。第二天，方轉車回到屏東，誰知災禍並未離他遠去；屏東糖廠的大多數職員，以及他們的眷屬，都被驅入一座倉庫中。名爲集中照顧，實同囚禁。但見暴徒們來來往往，把許多裝滿汽油的桶子，放在倉庫的四週，準備放火燒死他們。而這群待宰的羔羊，對此還有什麼辦法？惟有等死而已。兩日後，忽然有人來對他們裝笑臉，說是：『怕你們被壞人毆打，才集中起來保護你們的。現在沒事了，請各位回家去吧。』張經理他們明知其中必有緣故。但也不願深問，更沒有提汽油的事，就回家了。回家以後，才知道中央的軍隊已經登陸。流氓們

害怕，纔來釋放他們的。」

真兒也是刀下餘生。我除開感謝上天的眷顧外，對於那些暴徒，祇覺可憫罷了。他們不過幼稚短視，上了別人的當。那利用他們的幕後主持人，才可恨呢！

我忽然想起「二二八」事變以後，我拜託了一些人營救真兒的事，便擇要說了幾句。

真兒道：「怪不得同事們曾說『臺南縣政府派人到處找黃真。左營海軍司令部也在查問黃真的下落。我一直納悶，他們爲什麼要查問我？原來是媽媽的囑託。』」

這些間接的友人竟如此熱心，能不令人感激？雖已事過境遷，但是人們的厚意和辦事的認真，總是值得我母子感謝的。

時候是三十六年冬天，臺北氣候溫和，祇在六十度以上，比上海暖多了。到處盛開着一種佛桑花，又名木槿。觸目是濃綠色的樹木，彷彿江南的春暮。但與廣州又不同。廣州的花木，也是四季常青，但氣候比較乾燥。

那時候的臺北，路上車輛不多。最熱鬧的榮町，像樣的商店，也寥寥可數。建築物充滿日本情調。日本人佔據臺灣五十年。自然總有一些遺迹留存的啊！

我們在街上打了一轉，好像沒有什麼特殊的紀念品可買。菜場上所陳列的菜蔬，尤其少得可憐。高麗菜、番茄、空心菜之外幾乎沒有什麼了。臺北，我也沒有一個熟人。「二二八」事變以後，許多外地人都

回去了。除開少數人通曉日文，或因事業關係，自願留此者以外。那時的報紙一半是日文版。民間也常用日語交談。人們的生活也多少帶點日本化；女人們濃粧艷抹，身佩金飾纍纍然。年輕的穿洋裝，赤足著有花的木屐。中年以上的，穿裙，上身一件短裝，是大襟，腳下穿一雙無花木拖鞋。弓肩縮背地似乎很冷，却不肯多穿衣服。真兒說是日本人不准臺灣人穿得太多太好，祇許穿兩件。真兒又說：

「日本人不許臺灣人吃自己種出來的蓬萊米。蓬萊米是供給日本人吃的。臺灣人祇能吃番薯和在來米。」

於是真兒就帶我去日本料理吃飯。蓬萊米真是好吃，沒有菜也可以入口，而且芳香無比，我又去別處嘗了在來米，既粗且澀，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了。

次日，我們就到了屏東。糖廠和他的職員住宅，在屏東郊外。宿舍都是日本式，分甲、乙、丙、丁四等。單位主管住甲等，兩房一廳，另有一間育兒室。真兒一人住單身宿舍。以他的職級，如其請配家屋，大約可以配到丙等。不過在光復以前，這些宿舍，祇供日本職員居住。不但不許臺灣職員分一杯羹，甚至也不許他們的眷屬進入糖廠區域，好像臺灣女人和孩子是有毒似的。萬一擅入，則給予嚴厲的懲罰。直到光復以後，臺灣人纔能重見天日。享受自由平等的幸福。

我一到屏東，在招待所休息一下，即從行囊中取出一件衣料去送張經理太太。她是位舊式的良妻賢母型的女人，除開相夫教子以外，侍奉高年的姑嫜，尤其孝順。張經理大約有五十左右了吧？人很穩健。說

話沉着，用字審慎，是他的特色。（今日報載；張季熙先生已于五十九年二月一日逝世不及見本書出版，曷勝嘆息！）

他稱讚真兒聰明能幹。我也謝他對孩子的教誨與照顧。辭出時，他叫真兒過去低低說了些什麼。真兒趕上來告訴我道：

「張經理明天準備開歡迎會，請媽媽講演。」

「你去對張經理說這是不敢當的。」

於是真兒往返數次，結果是真兒以為張經理既有誠意，媽媽就接受了吧。

地點在招待所禮堂。張經理致詞的大意是「今天歡迎我們的一位貴賓，廣東省府的秘書褚某人……」

「說話非常客氣。」

我知道他在我過去的職務為主，而不以職員母親做題目是聰明的，職員多了，歡迎張三，不歡迎李四，反而不好。但職員的母親却未必人人都是廣東省政府秘書。如此一說，別人就不會多心了。張經理社會經驗豐富，由此可見。我的講詞是臨時湊的，無非稱讚蔗田的美麗，女工的勤奮，同人們陣容整齊。以及糖廠規模宏大，為生平所未見。並預祝屏東糖廠前途無限……這些都是我由衷的言語，絲毫不含客套在內。

次日傍晚，張經理在家設席邀宴。我是主客，另外請的都是職員的母親。張老太太與張太太也出席相

陪。老太太大約有七十多歲了。牙齒盡脫。許多菜不能吃。張經理叫他太太把一盤肉蒸蛋放在他母親的面前，老太太食而甘之。大約這是她平日所歡喜吃的菜吧？由此小事，足見張經理對母親的孝敬了。

可是這些老太太，太太們都不慣和生人講話，又加上我既不懂潮州話，更不會說閩南語。悶聲不響地吃喝，我却很不習慣，尤其在應酬場所。不得已祇好和張經理寒暄一番。他太太也會說國語，祇是說話不多。這真是一頓爲吃喝而吃喝的宴會。所幸潮州菜很精細，和廣州菜比較，又另有一番風味。潮州酒席是沒有飯的，起初我還不知道。看見菜餚已近尾聲。正想道謝離座時，忽見送上西瓜來了。我心想剛剛吃過油葷，就吃西瓜，在我故鄉是一種大忌，生怕會鬧肚子，況且我的腸胃又弱。但不吃又不禮貌。祇好勉強吃著。這西瓜很甜。張經理說：「屏東西瓜是有名的。」勸客人多吃一點。於是我又吃了一份。倒還好，肚子並沒有作反。回到招待所時，還覺餘味醞醞呢。

真兒在糖廠辦公。這兩天，奉命陪母親遊玩。我們去參觀了製糖的經過。張經理遇事說明，使我增加了不少知識。一連數日，真是掙夠了張經理，很使我過意不去。

繞樹三匝無枝可依

可以說，我此時的心情是很複雜的。這些年來，我的人事關係，祇有陳辭公和羅慈公這兩條線。如今陳羅兩公皆在東北。女職員無一人前往。慈公的景況如此，我自無隨同赴瀋之理。而我的經濟情形却更慘

。在抗戰期中，微小的積蓄，早已耗盡。後來去了廣州，廣州應酬大，即使省吃儉用，也積不下多少錢來。慈公離粵，我因看夠了宦海風波之惡，況且真兒已能自立，便不想再去伺候他人顏色了。歸隱固然最好，却是上無片瓦，下無寸土。十餘年幕府生涯，到頭來連一個起碼的家也沒有。無可諱言的，我很想就和兒子住在一起，等待時機，再出去做事。我便問真兒：

「你說媽媽就在臺灣住下來好不好？」

「媽媽可以在臺灣做事，當個把中學校長也不錯。」

他屢次勸我去當校長。在他看來；媽媽當中學校長已經很屈就了，不過母子在一起，媽媽也必然願意的吧？他那年二十四歲，剛出校門不久，對於外面的世界看得很單純，也很美麗，既不知世情的複雜，更不知他母親人事關係上的許多困擾。這也怪我；我總可憐他孩提喪父，母子孤苦伶仃，他的心情已經夠黯淡的了，我何忍再把自己工作上的苦處對他說，去加深他心理上的暗影呢！因此，我這些年，爲了他父親生前樹敵太多。使我一直在荆棘叢中討生活的慘況，真兒却是一無所知的。他更不知道當時的臺灣省主席陳儀是什麼背景？當時的臺灣教育界是什麼系統？我能進去？我肯進去嗎？

爲了身邊祇剩得一點錢，雖無落難王孫之嘆，可是也免不了有阮籍窮途的悲哀啊！

一天，我索性不兜圈子，率直地問真兒：

「如其媽媽留在臺灣不做事，你看怎樣？」

「那就苦了哇！什麼東西也不能買了哇？」他倒是說了實話。

本來是的，他那時的薪水是一個月一兩金子。一身顯一口還嫌勉強；那有力量養活母親呢？看他連一文積蓄也無，一身像樣的衣服也沒有時，我祇好在心底嘆一口氣。從此便不再說我要留在臺灣的話了。出街買了點送人的禮物，和兩個大西瓜。便去向張經理辭行。這次來臺灣，知道真兒安好我也放心了。「二二八」事變後，我還是第一次同他見面呢。但却不知爲什麼，總要想起曹孟德：

「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；遶樹三匝，無枝可依。」的詩句來。

而我，這頭垂老的母鵲，雖勉強使小鵲有了安身之所，而自己則仍不得不強振帶傷的羽翮，飛向天涯，飛向暴風雨中覓食去啊！

淒涼嗎？我這一生本已習慣了淒涼和孤苦，倒也算不得一回事。

爲了西瓜太重，祇得將帶來的一只籬箱交給真兒代爲保管。真兒送我到碼頭。來時細雨霏霏，去時綿綿小雨。聽說基隆是有名的雨港，一年四季，幾乎無時不在雨中。好吧，苦雨淒風的心境，正與風雨淒迷的環境相應合。若這裏的情景忽然變成了一種風光明媚的面目，那該有多麼不調和？是嗎？那麼我就冒着風雨而來，再帶着風雨而去吧。

船開後，我在百無聊賴中，不覺又取出了老同事李建成的信來讀着。

李先生已經連來三封信了。最近的一封說：

「……農場在象山之陽，適於讀書。素諗閣下有志山林，乞卽命駕前來一遊。如願買山歸隱，當與先生結鄰而居。內人尤爲企盼……」

陸象山是我所崇敬的一位大儒，能夠讀書象山之下，真是太幸運了。

也可以說此時此地，我也祇有去江西這一條路了。我之不願接受小濤的迎養，倒不是矯情，而是爲他着想。他明年三十歲了，成家的問題很迫切。他儘管說不妨從緩，但我却不能不急。目前的女孩子，最怕和婆婆同住。而況我又並非小濤的真正母親。萬一有了條件合式的女孩子因我之故而告吹，我豈不成了小濤婚事的障礙物了嗎？這事我不便同小濤明說，以免他不好自處。至於真兒，究竟是我親生的。中國法律，素重孝道，做兒子的，自有奉養父母的義務。祇因他力量不足，我也惟有更加可憐他，何忍對他苛求呢？他對我確是很孝敬的啊！

一路胡思亂想，輪船已把我送回上海來。

同是無家一般惜別

「阿真問你好，謝謝你送給他那樣好的筆。」我說着。隨即取出一個珊瑚筆架和一隻牛角雕的帆船來一併交給小濤：「這是阿真送你的，你擺在桌上玩玩吧。臺灣沒什麼好東西。我祇給你帶來了四匣鳳梨酥，和一個二十斤重的大西瓜，你拿去請客就是。」

「冬天還有西瓜，真是太好了。阿姨！說起請客，我的同事們打算公譙阿姨呢！您說在那兒方便，西餐還是中餐？」小濤問。

「爲什麼他們要請我吃飯呢？莫非聖約翰有這樣的規矩？」

「不！」小濤吃下了一塊鳳梨酥說：「是同事們仰慕阿姨的爲人，才作了這樣的決定。」

「我，一個毫無專長的普通人，有什麼值得人稱道的呢？」

「說來話長，還是那一次阿姨去學校以後，同事們見面就問：『你的母親還不過三十多歲吧？那樣年輕，想必是你的繼母了？但你又和她那樣好？就像親生的一般？』同事們問來問去，問得我煩了，心想您和我父親這一段婚姻的悲劇是很光明磊落而且是可歌可泣的，用不着瞞人。我便照實告訴了他們。聽了的人就說：『你的母親太難得了，我們應該向她表示一點敬意才好。』」

我笑了：「他們大約想找點小說資料吧？不過既有這樣的提議，我也十分感謝。請你代我去謝謝他們，說我就要去江西遊歷，不敢叨擾他們，等我再來上海的時候，由我和你作東，請他們一次也好。」

「那他們會來找您的。不如說您已經前往江西，豈不一了百了。」

「你比我會應付。好吧，不拘什麼找個理由謝却了就是。」

是的，我雖多病，但在外表看來，確比實際年齡要看小幾歲。在臺灣的時候，我和真兒在路上走，人們都誤認我是他的姊姊，誰也不相信我是他的母親。大約因爲我的生活有規律，因此不易見出衰老，成爲

外強中乾的情狀。一般人，甚至連真兒在內，也一直以為媽媽還年輕，還不到做老太太的階段呢？我的不容易見老是我的幸？還是我的不幸？就很難說了。但見小濤已吃完第四塊鳳梨酥。我笑問他：

「你是爲了禮貌才如此勇敢地吃呢？還是因爲餓了？」

「我在阿姨面前永遠是九歲的小濤！」他調皮地說。

「這樣吧，我們去陳伯母家一趟，回頭再出來吃飯好不好？」

「我不想去。依我看，阿姨也可以不必去。免得麻煩。」

「我給他母女買了點首飾，還有這個大西瓜，不去這西瓜怎麼辦？況且陳伯母一向和我極好，既到上海，怎麼不去看她？」

「好吧，那麼阿姨去，我在這兒等。請阿姨記住千萬不可說我在此地，也不必說旅館的名字。」

我點點頭，就提着西瓜到福開森路去。

小毛一向和我很少說話，那天却表現得十分熱絡，是看到大西瓜高興的緣故吧？當我把兩付珊瑚耳環分送她們姊妹。又把一支珊瑚胸花送她母親時。小毛一把搶過來，撒嬌道：「媽媽老了，還戴這個做什麼？」

「那你要胸花，把耳環給媽媽吧。」

「不，耳環我也要。」小毛真貪心。

怡如笑得前仰後合：「這丫頭如今光知道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地，好討你小濤哥哥的歡喜。你怕我不知道？」

小毛越發倚嬌作媚地：「媽，你笑我，我不來了。阿姨，你今天來得正好，我要你給我作媒。」

「如今時興自由戀愛，你還要我作媒幹什麼？」

「小濤有點面嫩。那天在展覽會上，一直躲着小毛，你說不是面嫩是什麼？我知道小濤不是不喜歡小毛，祇是不好意思開口。就像他父親那一年不敢向你求婚，要我代他說話是一樣的。有其父必有其子啊。」

「是啊！你和陸伯伯的婚姻是我媽做的媒，所以我現在也要你替我作媒。」小毛說這話時，面孔不紅。聲音也沒有一點激動，就像說別人的事似的。

「你愛小濤是愛他那一點？」我不放鬆地問她。覺得這女孩子老練到如此，在我這一生中還是第一次遇見，由於好奇心使我作了這樣的探問。

「因為他是留學生，是博士，又是大學教授，所以我要嫁給他，我那些同學，至多不過嫁個國內大學的畢業生，就認爲了不起了。要是我做了博士夫人，她們不捧我才怪呢？我也可以在人們面前抖一下了。」我嘴上不說，心上却在爲王怡如惋惜，怎會生出這樣個女兒來。

我被小毛又扭又搖地鬧得肚子也有點痛起來，深怕引發腸潰瘍的舊病。便叫道：「你這樣鬧，我被你鬧病了就不能替你作媒人了啊！」

「噢！那我不鬧就是。」

我於是乘勢站起準備告辭。怡如和二毛都堅留我便飯。我推說有事，便擺脫了小毛，一逕坐電車回到新孟淵旅館來。」

小濤見我衣衫繚亂的狼狽樣子，起初很是詫異，接着便笑起來。「阿姨是吃了小毛的苦頭了吧？」我說不出話，祇點點頭。喝了口茶，方才緩過氣來，連說：「想不到！真想不到！」

「阿姨還不會見過她在展覽會上的那付寶相呢？沈伯母看不過，便過來拉她去談天。問她：『如其小濤不留學，不得博士，你還愛不愛他呢？』『那我就理他了。』真可怕！這就是現今的上海女學生。」

「我看，她得不到回音，會去直接找你的。」

「已經打過兩次電話了，我都沒有接。她如來信，我不覆。找我我不接見。看她還有什麼辦法。」

「所惋惜的是我和陳伯母的交情，不得不中止一個時期了。」

「先去吃飯要緊，我餓死了」小濤說。

子欲養而親不在

我剛從龍華掃墓回來，小濤就到了。

「你何必又來送我？我去江西不過是旅行，又不是遠別。」

「不論小別久別，我怎能不送？實在說我有點捨不得阿姨走。阿姨在，好像父親也在似的。阿姨一走，就像父親也一同走了。」

「這是你的心理作用。你父親的英靈是無處不在的。他那年來恩施托夢，也去美國對你說：『阿姨的病已經好了。』可見他是天涯海角無遠弗屆的。他所鍾愛的是你和我兩人；我兩人所在的地方，他也一定存在的。」我望空喃喃道：

「松濤！松濤！你看見我們嗎？……」

「阿姨！快不要這樣，又要暈過去了！」小濤趕緊過來扶我。

「不會的。那天是把傷心逼回去才出了毛病，今天講出口來倒好了。」

小濤若有所思地，過了一陣才說：

「阿姨不怪我嗎？我要說句不知高低的話了。」

「你儘管說，我不會怪你的。」

「那些年，我在美國的時候，一直很憂慮。您不說，我也想得到。中國社會，對於女子總是歧視的。一個單身女人在軍政界做事，一定會受到多方面的打擊，尤其像阿姨這樣態度嚴肅，不肯敷衍人的女人，很可能有人因為仰慕之故始則幫助，待到所求不遂就來傾陷。這是一定的。外國社會雖比較好一點，但對於寡婦，除非她有財富，可以使人歎動以外，若靠自己力量謀生活，也是很不容易的。我這些想法，也

是得之於父親在世時的啓迪。您在南昌的時候，給父親的信，總說工作很順利。可是父親却從您流露出來的一言半語中，測知您是在艱苦中掙扎。他都知道黃適先生所留給您的是什麼？因此他想早點和您結了婚，有他保護您，別人就不敢再來打擊您了。我那時十六歲，有點懂事了。這些話，父親曾對我講過幾次。後來，我到了美國，經常爲您禱告，願上帝賜福給我在苦難中的母親吧。您在恩施，有兩個月都叫別人代筆給我來信，就知您病得必然很重。我要回國來侍候您，您又堅持不許。我急的沒有辦法，祇有加緊禱告，求主保佑母親早早恢復健康才好。同時我也加倍用功。一心希望讀好了書可以回來奉養您，您就不必再去帶病工作，和吃這口嘔氣的飯了。及至收到您在廣州寄來的照相，出於意外，您還是那樣的健康和美麗，一點不顯憔悴。我深深感到您生命力的強韌，不是常人所能冀及的。」

我聽他說的有時感動得熱淚盈眶，有時又笑出聲音來。我說：

「孩子！我十分感激你的了解我和對我的關心。其實，我在恩施確已憔悴不堪了。幸而我回到了羅卓英將軍的麾下，做事順遂，環境良好，才使我漸漸恢復健康的。後來到了廣州，我有許多女書畫家作伴，心情愉快，臉上也漸漸有了笑容。所以照張相給你，讓你放心。否則倘我一直在恩施呆下去的話，祇怕早已埋骨遐荒了。」

小濤激動地在房間中走來走去。他說：

「我在外國也知道羅卓英將軍是中國有數的一位名將。在仁安恙救出英軍七千人，爲全世界讚揚。從

此以後，歐美人士對中國軍人的觀念，才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好轉。又聽說羅將軍本身很有學問，是個文武全才。我雖淺薄，但也知道像阿姨這樣的人，祇有遇見有學問的主官，才能夠發抒抱負。不然的話，人家祇知道您是個女人，女人麼，回到廚房去好了。不知您是沒有廚房可回，必須奮鬥，才能夠生存。於是一切不愉快的事也就因之而發生了。」

「小濤！你倒好像看見似的。」我笑起來。

「阿姨！我爲了不會得到過母愛，所以對於阿姨給我的照拂，我是銘刻五中的。常看見有些人沉浸在深厚的母愛中，還不知高低，任意頂撞父母，作踐父母愛心的，真不知他們是何居心！」

「這情形恐怕在美國更甚吧？」

小濤點頭。

「所謂人在福中不知福。祇有失去母愛的人，才知道母愛的可貴。」

「小濤，你爲什麼要說這些話？」

「我因爲生我的母親死得太早，我剛懂事又喪失了父親。所謂：『樹欲靜而風不息。子欲養而親不在。』因此對於父母子女之愛，比別人來得敏感些。如今，我準備把孝敬父母的心完全集中在阿姨一身，或許能稍稍安慰我……」小濤哭了。

我哭了。

接下去的是兩人把想說的話都說了出來，倒像從此不會再見似的。直捱到下午三點鐘，方去車站。小濤依依不捨地望著我的車開遠了，才回梵王渡去。

是抱不平還是同情

進了姊姊家，家中空無一人。忽見姊姊的外房多了一張牀，帳子垂放着。有呻吟聲自帳中透出。

我急忙放下行李。走上去揭開帳門一看，見一個大約十多歲的女孩臉孔燒得通紅，正在那兒哼咧。一摸她的額頭滾燙，知道熱度很高，我手邊沒帶體溫表，不知多少度，但常識告訴我，發燒的人最需要的是開水。於是倒了杯開水餵她喝着。病人低低喊：

「姆媽！」她張開眼睛一看：「你不是我姆媽，你是誰？」

「我姓褚，來看我姊姊的。」

病人似懂非懂地又閉上眼哼去了。

我去廚房找着了女工。她說：

「噢！小姑奶奶來了。太太到學堂去還沒有回來。先生和人下棋去了。」

「那個害病的是誰？害的是什麼病？你知道不知道？」

「她姓陸，太倉來的，是太太的學生子，重傷風，請醫生來看過了。」

傍晚，姊姊和外甥媳婦、姊夫，陸續回來。

姊姊見了我非常高興，問：「臺灣好玩嗎？」

我說：「風景很好，是亞熱帶的情調。」

姊姊看到我送給她的那支珊瑚別針時，她歡喜得很。說是：「紅紅的過年戴着，也好取個吉利。」二外甥媳婦蘇維英則立刻戴着珊瑚耳環照鏡子去了。

「嗯！我看起來俏多了？姨媽你說是不是？」蘇維英嘻嘻地笑着。

亂了一陣。我問：

「這個病人好像燒的很高，要不要送她到醫院去？」我問，自覺有點多管閒事。

「這些天嘉興正鬧流行性感冒，醫院裏人滿為患，不是十分嚴重的病，醫院是不肯收的。前天已送她去醫院看過，也買了藥。」三姊說至此向廚房方面喊：

「楊媽！楊媽！」

楊媽急急走來，在圍裙上邊擦手邊問：「什麼事？」

「陸小姐的藥，你給她吃過了沒有？」

「啊！忘記了。我在忙着燒飯，怎麼就忘了呢？」楊媽自己問自己。

「下回不要忘記。」

於是楊媽去了。三姊便走出外間，探摸病人的燒退了沒有？把桌上的藥，解開了一包。

我一手接過道：「我來餵她，你去休息吧。」

餵了藥。又給她喝了開水。病人朦朦朧朧地又喊我：「姆媽！姆媽！」

三姊回房坐下，告訴我：「這女孩死了母親一年多了，父親是個海員，難得回家。因她本是我義姊陸式卿夫人的侄女，又是太倉毓婁女校的學生，和我有師生之誼，義姊便把她交託給我，暫在我家住些時，等她父親辦好退休手續，改業經商後，就要把女兒接去，定居在上海了。這女孩名叫陸以珩。真不巧，你剛來就要你招呼病人，你怕不怕傳染？維英怕傳染已把兩個孩子寄到外婆家去了。」

難怪，今天怎麼不看見小孩子，原來是到別家做客去了。

忽見蘇維英洵然走來，對三姊說：

「這女孩多討厭！要是死在這裏怎麼辦？」

三姊無言可答。似乎很有點爲難的樣子。

蘇維英的態度，激起了我的忿怒。

「人誰沒個病痛？我雖不懂醫道，但常識總是有的。我可以遲一點到江西去，你們把病人交給我就是。」

「姨媽最熱心，那就把她交託給姨媽好了」蘇維英說着對三姊做了個眼色，便走了出去。

三姊嘆道：「她父親如今在海上，連個電報也無處打。這事原也怪我，我不該把她接下來的。如今叫媳婦說話，真是後悔也遲了。」

「輕點；不要讓病人聽見了心上難過。」我一脚走入外房，祇見帳門掀動。我趕快走過去一看，病人已經坐起來。

「走！讓我走！……」病人雖然嘴裏說走，但體力却不聽她的支配，終於又頹然躺下來了。

我知她是聽了蘇維英的話生氣。便一把把她按住，笑着安慰她：「你如今是我的病人了，由我來照顧你，你可得乖乖地聽我的話。你聽話，等你好了，我帶你去玩。」

哄了半天，病人才算安靜下來，又似睡非睡地睡着了。我如今第一件事是從提箱中取出溫度計、酒精棉花和常帶的安福藥膏來，以備應用。一試體溫已升到三十九度。看樣子是支氣管炎。便大膽地給她用安福藥膏敷治。一夜當中，我起來好多次，給她喝了七、八杯開水，次早一摸，她滿頭大汗。再量溫度。啊！退了不止，退到三十七度五了。

「陸小姐，你好多了！我餵你喝開水吧。」

「姆媽！我好餓。我要吃粥。」

「三姊！陸小姐好了些，你放心到學校去吧，請你叫楊媽煮點粥好不好？」

「楊媽買菜去了。」蘇維英說得這一句，便像逃火似的奪門而出。

「那麼我去替你煮粥，你可不許起來的。」我像哄孩子似的哄住了病人。同時走進廚房，生起炭爐子來。不久，粥煮好了。知道她喜歡吃甜的，便放了點糖，又滾了一下，盛了一碗端進房裏來。

我在餵粥時，笑着矯正她對我的稱呼：

「陸小姐，我不是你的姆媽，不好這樣叫的。我的外甥叫我姨媽，你也叫我姨媽好了。」

「唉！」她嘆道：「我明知你不是我姆媽，不過不是姆媽，怎會這樣疼我的？我已好久沒有人像你那樣疼我了。姆媽！不，姨媽，我還想吃一碗好嗎？」

「不，等等再吃吧，病剛剛好一點，是不能多吃的。」

我替她揩乾了汗，又拍拍她，像哄拍嬰兒似的。她慢慢地便又睡着了。

於是我悄悄起身，寫了兩封信，一封給真兒，告知他我在三姨母家還有幾天耽擱，到江西後再給他去信，叫他不要掛念。叮囑他冷熱當心，保重身體。給小濤的信上，我寫道：「顯親揚名乃孝之大者。至於晨昏定省，則爲孝之末節，幸勿以風木之痛，戚戚於心，至損康健……」